棗林外索

棗林外索

鹽官談遷孺木輯

宣祖舊里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超寔泒天潢久安地著雖為踈屬寔重宗盟宜俾赤緇以光白社可左屯田將軍仍賜加超等妻女衣服首飾銀器有差特遣內侍自保州召加超遂有是命

張無夢講謙卦

真宗召關元觀道士永嘉張無夢講謙卦上曰獨說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

王繼宗陷虜

大同王侍中繼宗戰敗陷契丹降之書通南書乞和仁宗賜之手書見黃山谷跋中

甘泉寺寇準丁謂題名

常州府城東北六十里甘泉寺寇準題曰庚午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示之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又題于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又過寺詩云翠影人稀處波光鬢髮疑帝家金掌露仙署玉壺冰曉井侵星汲宵厨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坐三乘題于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花飄留詩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竭之

階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

馮京辭婚

江夏馮京當世自御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尭佐方爲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

宋三元孫何漢公 王曾孝先 楊寘審賢 馮京

陳曙忠愍

桂林府城西陳崇儀廟狄青征儂智高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以死非其罪而祀之隆興初賜額忠愍

斷碑

求陽縣東五里相傳武侯立石壘壘狄青討儂智高立碑其右後為雷轟惟存斷碑

程珦除妖 珦字伯溫

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書當救（為）南海立祠于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知州程公使詰之對曰故（過）潯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于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反投之乃流去土人方信甚為安 伊川先生家傳

程珦以知漢州致仕年八十五七十時自撰墓志止敘所歷末云于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倦

勞可以報國興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摘為幸多矣墊日切不用于求時賢墓志銘敘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過美徒累不德耳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

尹洙

尹洙師魯宋史云嘗令光澤歐陽公墓志云邵武軍判官當以墓志為據

非々國語

唐柳宗元非國語宋江端禮元虞槃非々國語

趙元昊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及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毋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趙善璙自警編

張元吳昊

張元吳昊皆華州人又姚嗣宗亦關中人俱負氣倜儻有縱橫才嘗薄游塞上有經略西野意邊帥莫之識遂投西夏為中國患張吳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

韓琦

任福好水川之敗史謂韓琦令之耿傳戒之而諸將衆勝輕敵陷伏中然而以死報國固亦可稱也是真文吏常談耳烏足徵哉元昊初敗劉平石元孫亦以是術凡善戰者必以輕兵先合待其衰而以重兵壓之奇正相生固矣宋以文吏以大帥畏戰往往匿城堡中而以兵命諸將擇一人官高者主之使代帥監兵假帥權輕矣莫能相制以禦大敵其敗固矣自韓琦至張浚皆然獨賈似道曾擁舟師而棄失衆心見陣動先奔卒以喪國夫師旅繁國之安危民之生死果不可以付文儒而司其事者果不可不自決而諉責于人也哉

李京

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求聞達于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呂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為敝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李縝

鉅野李縝伯玉官福州通判自號萬如居士嘗論其先訓曰與其有求于世曷若無欲于己與其為人所賤不若以賤自安

偽書

舊帖僞李太白書丹陽高述齋安淄岐僞蘇東坡書

禮部韻略

禮部韻略九千五百九十字禮韻續降增一百八十二字禮韻補遺增六十一字毛晃毛氏韻增一千七百一十字劉淵平水韻增四百三十六字黃公韻韶會增六百七十六字紋針韻會萬二千六百五十六字

楷隸五經

宋刻五經正義以趙安仁善楷隸留書之

狗生角

狄青家狗生角

僦宅借書

宋次道家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僦居其側以便借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僦直比他處為倍

宰相惜才

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因馬文忠薦士稿陳密學章稿范文獻手記虞忠肅翹材館錄

華戎魯衛信錄

蘇頌字容元豐中上曰欲借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通來

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肯畢成須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

然及書成賜名華英會衛信錄 朱熹名臣言行錄

耆英會

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

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尚

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令閩人鄭奐繪像開

府儀同三司守司徒 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

年七十九 河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

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

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王尚恭字安之年七

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
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
七十五　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
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大中
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
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
判大名府王拱辰字君貺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司
馬光字君實年六十四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
請入會公以地主攜伎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
酒不出餘皆以次為會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大中

珣帶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賓聖院邵氏見聞錄

遼史國語解

霞瀨益石烈鄉名諸官下皆有名石烈縣官治之彌里鄉之小者撻馬狘沙里撻馬人從也沙

里郎君也大迭烈府即迭剌部之族帳夷离堇統軍馬大官集會堝地名阿主父祖稱阿

點夷离的阿點貴稱夷离的大臣夫人之稱夷离畢即參知政事暴里惡人名撻林官名

阿廬朶里貴顯名選底主帳官宴家官名北尅南尅掌軍官名備漢軍之職林

牙掌文翰官時猶爲學士瑟々儀祈雨射柳之儀神速姑宗室人名能知蛇語三尅敵軍官鶻害三

軍之詳穩諸官府監治長官梯里已諸部下官後陞司徒達剌干縣官後陞副使麻都不縣官

之佐僚陞令馬步官名牙署世燭俱官名敞史官府之佐吏思奴古官與徽史相近

葛兒罕漢北君王稱敵烈麻都掌禮官旗鼓拽剌拽剌官名爇節儀時雜禮名九

奚首奚首帳名穹乃理哷哾正月朔旦押里時忓音押時音音婚二月翎陶里樺上巳日射
兔之節封賽哷哾重午日賽哷哾奢日長之好理稱耐大音必里達嵩重九日
岁伍倆時職名石烈辛袞石烈官名令穩官名弥里馬特本官名後陸幸袞廳房
郎工部梅里貴職官名抹鶻元里司之官先離達覽奚勅海國官名元里官府名宮帳都賀致
之抹里官府名奚斡魯朵算腹心捉剌也斡魯朵官也耶魯盤興眩女古金孫穩
玉窩篤盤慝息傳夫得本孛胡木鼇胄名白既白鶻羽為細楚古官名掌大面縮
因有莫并乾諸部首長稱又云莫勿筍可數實殿皇后之稱忒里蹇達皇后之稱撒剌酒名璹
吐里官名雜丁黃男幼為黃二十一歲為丁軍中雅物猜以段敵也栿極宮衛門外行馬也揩枇
舉十歲蛇角一四篤納舉堂邸惜之承多虎斯有力稱

都勃極烈 總治官稱漢家宰
諳版勃極烈 尊貴
國論勃極烈 尊禮優崇得自由者
胡魯勃極烈 統領官
移賚勃極烈 位第三
阿買勃極烈 治城邑者
乙室勃極烈 迎迓之官
札失哈勃極烈 守官署之稱
昃勃極烈 陰陽之官
迭勃極烈 倅貳之職
猛安 千夫長
謀克 百夫長
諸乩
詳穩 邊戍之官
諸移里菫 部落墟砦之首領
禿里 掌部落詞訟察非違者
烏魯古 牧圉之官
斡里朵 官府治事之所
孛論出 胚胎之名
阿胡迭 長子
骨赧 季子
蒲陽溫 幼子
益都 次第之通稱
烏也 第九
女魯歡 第十
按荅海 客之通稱
山只昆 舍人也
散亦孛 奇男子
撒荅 老人也
什古乃 瘠人之稱
撒合輦 黧黑之名
保活里 侏儒
阿里孫 貌不揚也
荅不也 耘田者
阿土古 善採捕者
阿里喜 圍獵也
拔里速 角觝戲者
阿里合懣 臂鷹鶻者
胡魯剌 户長
阿合 人奴
兀术 頭
粘罕 心
異可 牙又日吾亦可
鹽里合持 指三合人之屬也
牙吾塔 瘍
蒲剌都 目赤而盲

石哥里渡孩鍾都謌癡騃之謂謀良虎無賴之名辭不失酒醒奴申和睦之義訛出
虎寬容賽里安樂迪吉乃來也撒八迅速烏古出猶言再不復也吾里補畜積之名兀
典明星阿隣山太神高也哈丹山上銳阿備坡陀斜魯忒隣山大而陖沙忽
帶舟斡論生鉄闍母釜斜烈刃婁盧若桓挼春金銀术可熱蒲盧
渾布囊阿里虎孟活女攤烏烈華廬沙剌衣襟活臘胡色赤也胡剌奄実桓
端松阿虎里松子孰輦蓮活离罕羔合喜犬子訛古乃犬之有文者斜界
叔畢萬謀罕烏邪完顏漢姓王烏古論漢姓商紇石烈高徒單社女奚烈
卯蒲哥小雖兀顏朱蒲察李顏盞張溫迪罕溫石抹蕭奧屯曹孛
术魯魯移剌劉斡勒石納剌康夾谷全裴滿麻尼忙古魚斡准
趙阿典雷阿里侃何溫敦空吾魯惠烏林荅蔡僕散林术虎董古

里甲

遼制

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權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勑故官有

知頭子事

堂帖食羖之次大行出獵群臣以殺羊祭于路名曰食羖之次

禳祭凡出征以牝牡麃各一祭之曰禳詛敵也

勘箭車駕遠歸闌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

入宮

北樞密院視兵部南樞密院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户部夷离畢視

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

宗族林牙修史書于趙世而論議以象公師北南院以牙帳在

大內帳殿之南北又有承應小底局

遼俗東向尚左御帳東向遼輦九帳南向皇族三父帳北向東

西爲緋南北爲綿故爲御營爲橫帳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曰七旦婆陁力旦平聲雞

識旦長聲沙識旦質直聲紗侯加濫旦濫聲紗臘音應聲般贍

五聲俟利箑解先聲　遼諸帝鑄銅像在大同府華嚴寺

手書通鑑

司馬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

歐陽修

歐陽公臨終戒子孫曰予生平以功業文章力致浮屠一見顯師始知性命之奧方將研究而未逮命已爲之奈何汝輩宜自勉毋令後悔　吉安田志

徐積

徐仲車聞蔣穎叔謂廣帥曰廣爲雄藩每出先導以門旗夾以銀樞香儋人次之他鎮所無也初至豐筵必以琉璃瓶注薔薇水揮洒于太守不及其他又曰嘗見一俗書云作文用字必用新意如論友若使管鮑則不新矣昔平王孫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故能致富與俗書正合此說學者宜取法焉楚州教授徐仲車先生任十五年

青松社

元豐間周濂溪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友師宗寺真淨文禪師因結青松社朱晦翁守南康遊歸宗寺善應菴華禪師

周子太極圖傳于鎮江鶴林寺僧壽涯

柳拱辰書大字

永州通判武林柳拱辰熙寧中進士嘗維舟于語溪山戲告以性拱辰正襟危坐夜半有物登舟拱辰叱之書大字于其手逐去詰旦跡之見崖間字跡宛然內鐫語溪石岩題絶句曰語溪石性大江邊心託閑將此勝鐫向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

寅年已而借告以溪山叢鞾復書鬻字以鎮之旌逐城 武林雜志

王安石

虛名實行強辯堅意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流涴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因此若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意此法所以必行也 劉元城語錄

蘇東坡竹

蘇東坡寫竹于南安寶界寺壁韓侂胄之黨函之截以巨舟欽獻侂胄至錢唐而斷 張東海集

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也晚又號老泉老人以眉山先翁有老泉翁故云 葉夢得石林燕語

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即行使人騶之詰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 朱文公與廖子晦書

陳烈

侯官陳烈學行端飭動揖禮文嘉祐中名公交薦之福建提刑王陶言烈為妻所訟因欵其貪詐司馬光率諸諫官爭曰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寔雖有迂闊不失守經夫婦不諧則聽之離絕而已

何可為橫屏所撰

鄭俠

福清鄭俠在英州號大慶居士還鄉更號一拂居士宣和元年忽夢客有衲黲冠道士遺之詩蘊子騎也竊而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二章

劉藻

閩縣劉藻昭信著解易曰見險而止為需見險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變為蠱

余允文

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光作疑孟數篇其後李覯鄭厚著

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

李公麟

晁死皆難路集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畫岩廊像後東坡南遷公麟去京師遇蘇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西于人不復留

諡法 宋劉敞

教方無方曰尼先覺性重曰鶩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

隱居求志曰夷 伯夷 仁義履 曰淵不幸短命曰淵知而不流

曰惠 柳下惠 愚智失時曰俞 甯武子 進退寡過曰瑗 蘧伯玉 恭儉好禮

曰晏 晏子 清淨無為曰聃着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儒 子產

直而不撓曰肸(叔向)輕薄守節曰禮(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
時格曰騫尚德慎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子貢)
在約思純曰憲(原憲)技之敏給曰求(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
文學情識曰商(子夏)容貌矜莊曰張(顓孫師)信道輕仕曰開(漆雕開)
不得中庸曰皙(曾點)言合聖人曰若(有子)敬慎威儀曰華(公西華)
有德疾憂曰冉(伯牛)知德中庸曰伋(子思)蹈道知言曰軻隱居
放言曰逸(夷逸)反性敎禮曰況(荀卿)薰善尚賢曰稷上同尊儉
曰翟(墨子)救功尚閒曰鈃(宋鈃)獨善為我曰居(楊子居)色言日出
曰周(莊子)絜白不汚曰皓(四皓)言行執物曰舒(董仲舒)簡易居閒
曰向(劉向)守死善道曰勝卑思寡欲曰雄(楊子)審音知化

曰曠巧歷絶倫曰術（張平子）達數知易來曰輅（管輅）博物多愛曰還

良史寔錄曰遷

夢李太白

黄山谷謫蜀夜宿歌羅驛夢太白相見于山間曰予往謫夜郎即于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否予細憶集中亡有請三誦乃得之其一云一聲望帝花片飛百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其二云竹竿斑面蛇倒退摩圍山下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泪何日金雞赦九州其三云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法杜鵑

黃庭堅綠茱銘

粲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蝦蟆之衣采采盈掬吉獨饒澤不涸沙礫是以辛鹹宜涌宜餗在吳則紫在蜀則綠其臭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斑戕旨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按此銘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琰字炎玉髫丱資穎耆學頗業箴縷一不介意善屬文雅安張閣少卿出守眉陽聞其才納為冢嗣子復婦炎玉日游心于編簡翰墨平生游覽之勝燕咲之適與子復持酒唱酬揄調閨雅久而盈篋手自敘次目曰和鳴集而少塗卿之室于山谷老人為姑輩子獲寔其規未也因寓書致綠茱為借山谷珍其品以贊觭之末

句猶古女校書之褒云此見宋紹興甲戌知郯徐宏中跋

割地

熙寧八年詔韓縝割分水嶺以北地畀契丹東西失地九七百里其後契丹復包取南不耕地下臨鴈門遂啟用兵之釁夫宋人所割分水嶺之地今不可考矣熟嘗登雁門覦夏屋極目于句注廣武之間而知陘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南據脊則利歸山南山北據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在此地也不熟則彼以射獵畜牧為業無〻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頓獨奪〻于此三十里間耶夫宋君可與有為者神宗也今其言曰所爭止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天作南沙積之場塘所弥望虜所不

爭隘寨險易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望矣神宗但喜其道路之不進而不究域民之大限斯惑也已　山西通志

易地

宣撫南院使郭逵撫鄜延夏人欲以塞門安遠易綏州逵言非先友二塞不可與違其屬與夏使議惟言塞基乃復其請

昭陵

元豐三年富丞相弼托程伊川草疏諭仁宗皇帝永昭陵云往者營永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暇未能聽事朝廷惘然不知其制失于迫卒不復深究情訪凡不覩畫一出伍者之私讒中人之私意以巨者梁石為之屈計不百年必當槓墜壙中又為鉄

畢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
宮之葬決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
之及此骨寒膽喪其後葬陵始為石藏議者竊意大臣已穩昭
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耳今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今
祔昭陵因得撤去鉄畢用葬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
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云云末自跋云當公見札為此奏願
以補于文肆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禍慮
不克上惜于其不果于義也遂為忠孝罪人　程子全集

程母

伊川先生作母上谷郡君侯氏家傳云在廬陵時公守倅多帷家

人告曰物美扇夫人曰熟耳又曰物華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

後家人不敢復言惟亦不復有獲安居

明道子婦

章氏之子與程明道之子皆王氏婿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皆謝遣章欲見其子先生曰毋子與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蘇程子孫

蘇軾子孫在六合程順子孫在英山　楊循吉廬陽客記

孟后銘

哲宗娶孟后銘曰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銘者

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孟孟元將校會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 程子拾遺

孔文仲劾程頤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污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 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泛濫緣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引之跡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

寔亦矯揉以所無有每至講筵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數陳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日開陳當為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恐是勉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贈官最小乃越次獨候閤聖体横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之

呂申公家傳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淳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乃小人所紿憤懣嘔血而死

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滿徒擧以爲笑 冰心集

游師雄論廟學

武功游師雄景叔張橫渠先生高弟擧進士第一爲儀州司户參軍佐郡有善政廟學居郡城西北隅雄曰西北天地嚴凝之氣可以右武不可以興文是不可不遷遂遷于東南 平凉府志

元祐黨人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人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致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列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廡永爲萬世臣子之戒

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
揚功彰善癉惡以熙昭光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繼述之
志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奸黨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
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王岩叟梁燾蘇轍王存鄭雍
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安燾李清臣劉奉世范
純禮陸佃並元祐　黃履元符　張商英蔣之奇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蘇軾劉安仁范祖禹朱光庭姚勔
趙君錫孔文仲吳安時馬默錢勰朱之純鮮于侁趙彥若孫覺
孔武仲趙禹王欽臣孫升李周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曾

肇王覿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陳次升鄒浩
謝文瓘並元祐岑象求周鼎路昌衡徐勣董敦逸上官均郭知章
楊康國葉濤龔原朱紱葉祖洽朱師服並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秦國王庭堅晁補之吳安詩
君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司馬康宋保國湯馘黃隱
畢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卜李格非陳
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陳郛朱光裔蘇嘉龔夬王回呂希
勣吳儔歐陽中律並元祐尹才葉仲李茂直吳處直商倚李積中
陳祐廣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蘇昞葛茂宗劉
渭柴袞洪羽李新趙天佐衛鈞袁公適馮百樂周誼孫琮范柔

中鄧考甫王察趙峋封覺民胡端修李傑李貫石芳趙令時郭
執中金極高公應張集安信之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鮮于
倬張鳳呂諒卿王貫朱紘吳明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
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忠臣种師極韓治都貺秦
希甫錢景祥周綍何大正梁寬呂彥祖沈千曹興宗羅鼎臣劉
勃王極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黃使正許堯甫楊朏梅君俞
胡良寇宗顏張居李修逄純熙黃才高遵恪曹盥侯顯道周遵
道林膚葛輝宋壽岩王公彥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楊
瓌寶董祥倪直孺蔣津王守劉元中王陽張俊民張裕陸表民
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扈充張恕陳并洪羽周誼蕭刓趙越

滕友江詢方追許瑞卿李昭玘向釗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
璋彭醇廖正一李夷行梁士能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張巽李价王獻可胡田馮田馬諗王履趙希夷
郭子旂任濬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憲李王庭臣吉師雄吳
休復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加亮李珖劉延肇姚雄李二基並元
符
內臣二十九人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倬譚扆竇鉞趙
約黃卿從馮說曾燾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裴彥
臣李偁王紱閻守勤李穆蔡克明王化基王道華鄧世昌鄭居
簡張祐王化臣並元符

為臣不忠二人王珪 元祐 章惇 元符

古今惟尚書兵部符偽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司廳崇寧四年二月　日明上虞倪元璐題元祐党人碑曰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人之猶欽寶藏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漢人之碑不毀更甚于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人外九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禍無性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藉覺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蒲宗孟修沐

蒲宗孟性侈汰每旦刲羊十豕十燃燭三百日盥有小洗面大

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則浴至湯伍斛

張舜民使遼

張舜民使遼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

五經及第

黃州別駕黃泳〻年三歲書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句泳應聲曰不騫不崩上以崩字為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悅乃歷見後嬪爭遺以金錢果餌越五年賜五經及第

章惇

章惇從哲宗靈駕至成臯陷于泥濘踰宿而行陳瓘奏之詔落左僕射知越州

程頤

程頤涪州之行族子程公孫門人邢恕與有力焉御史楊畏攻呂大防甚力頤自涪歸過襄陽事師甚恭畏在焉

伊川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尹惇薄暮邵溥出城後至附名焉

趙抃

建寧崇安縣崇溪貫于中城達于南郊逶迤十里趙清獻公抃

所鑿〻時撤徙民居或讒怨清獻謝之詩曰撤屋成河怨亦多
百年恩在怨消磨

張磻

羅源張磻渭老知臨江軍隣郡臨川有清江渡產紙部牒誤為
清江縣下郡(日)抄籍紙三萬磻中省辯之援坊州杜若為比得報
罷

林慶老

政和五年乙未古田林慶老進士第唱名時徽宗顧曰少年臣
子何以老稱御筆塗其老字

陳軒

甌寧陳軒嘉祐八年進士歷知福州卒年八十一暮年嘗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其由昔守杭州有違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逾七十法不應杖遂聽其贖違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呼入衍次即斃杖下至今吾未嘗不以自咎也

六柳先生

長汀王宗哲廷俊初調南豐簿歷泉州理掾韶州教授朝陽丞終灌陽令手植六柳堂前號六柳先生年八十一

温豫吳大經改名

政和五年乙未惠安進士温豫恥與偽齊豫同名改曰革又進

士吳天經宣和間詔不得以天字為名改名達夫

董敦逸

吉安永豐董敦逸舉進士歷知穰縣弋陽縣俱有惠政元祐中為監察御史出知臨江軍哲宗復召拜御史上疏辯瑤華秘獄出知興國軍一統志

李寧画

高麗李寧善画嘗入朝徽宗以一奇畫示寧寧曰臣之筆也上不信寧拆裝背果有其姓名

江贊

崇安江贊叔圭初隸上庠著名易學父死廬墓築石峯山巔政

和中以八行徵三聘不起時少微星見遂賜號少微先生書取
司馬光資治通鑑約舉其大曰節要終隱邑之廬峰

孟子宗子從祀

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封孟子弟子樂正子克利國公公孫丑
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
萊伯充虞樂昌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
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
水伯盆成适萊陽伯季孫豐伯子叔承伯宋史京東路有豐縣
承縣承即今嶧縣
附祀先儒二人昌黎伯韓愈宋司空孔道輔

皇子狀元

政和八年策進士加王楷第一楊州王昂次之以魏王為嫌易昂為首

大觀茶論

徽宗著大觀茶論云看地倒生之類不一蓋草木向下而尾向上也然以茶而先穀果終集木其外乎

徽宗刪歸

徽宗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群臣上尊號曰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尊玉宸明皇大道君 蔡絛國史後補

決策伐遼

宣和六年將與金伐遼十二月陝西地再大震初命左司郎中黄潛善往視歷不以聞擢户部侍郎汪彥伯代之涇原等州人、流第令在所賑恤而已及期又大震伯彥往視亦報不為災擢官伐遼遂決卒敗宋者二人也以報不實故史不詳見岳珂桯史群書淵海

欽宗青城

欽宗在青城趣京師回大金軍已登城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云云

欽宗在虜營有批字取應用物末云且須應付仍書名字押又令王宗沔持御批賜大尹王時雍云其之宗公等所惧勉事新主

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搬來以為渡河之費又齋到 御批
祖宗創業凡二百年宗廟社稷一旦傾危父子親族不相保痛
哉痛哉皆因諸公(相)悞煩內藏假錢一百貫收買下項物出京應
付甚(宰)甚辛甚休思舊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春暄付
尚書時雍

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為金人邀請塞閣佛(法)大意甚喜約
以北行僧告歸治裝比還寺浴畢登座別衆坐化(人)咸異之屢遣
二十一人持香入寺供佛賜金千緡以瘞 徐夢莘北盟會編

貞婦塚王婉容

徽宗北狩虜追王婉容為子婦徽宗云好事新主婉容誓不二

王遂捌馬虜鄙宋之大臣無耻者因禮葬樹碑曰貞婦塚 前吳皋文集

北變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々得一斗八升用為餱粮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暖氣纔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綉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觀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伎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綉徃々飢病相枕而死

輸幣

欽宗末輸金國帛一千萬疋幾鄭甬以鴻臚寺主簿使虜營留五十日見虜分幣自粘沒喝以下至于步卒分絹各五十匹計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為準則盡虜人之數不過十六萬餘況或陣亡或疾病或以事還或隨軍供戰具其得絹亦與粘沒喝等以諸色人所請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虜人正兵不過八萬當其分也數固物異金人得錦渤海得綾契丹得樺穠之類而而九州所得者雜色而已爾言于高宗又云外夷之巧在文書簡〻故速中國之患在繁在文書繁〻故遲太祖太宗之持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

兵混一大合自是厥後群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策紫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繁而政事所以益緩也

此宋會盟稿

李若水

李忠愍公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曰關大王有書與公甚嚴悍視其緘云上元城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看鉄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來與李太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公發書其間皆豫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恠

卽大其書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興雲長陽異世翻疑此事大荒虐公後果貫頸卒啣圍城之禍其子後淳記其事 郭篆暌揮志

李若水母

氏康王使金畏金人反覆潛歸道由周縣母莊飢渴甚向母索漿飲母延入曰官人何來王曰吾為商于滋相間為金兵劫擄至于此母曰官人非商賈也適有胡騎来追問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紿之曰已過此兩日矣追吏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回去大王且安心因進酒食王問其姓氏泣而不言再三詰之母曰妾之子李若水也死于虜吾兒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滋相在迎有宗澤在爲食足兵稱天下事尚可為者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王王受之相泣而別

若水衣帶中詩云胡馬南来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

我等雲過嶺月驚人和雪飛毎事恐遺千古嘆此身甘與衆人

違思量惟有君親重血淚紛紛染客衣

太學生蔡李若水文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太岳必隳

公人中龍肯臣犬豕賊據床上天子在下公抱帝髯嚼齒大罵

公于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欲贖請卿人問萬其身

萬人何多一世猶輕吾將提長劍而登太華扶浮雲而登蒼天

惟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蘇

唐恪

金人偪百官立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錢唐唐恪欽

叟署名仰藥死

陸棠

楊龜山先生婿陸棠初見先生容貌莊整端坐不動每來必如此以此善之一日引入書院坐久忽報客至先生出接棠疑坐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致異驚棠别去家人以告先生愈爲所取以女妻棠建炎四年建州民范汝爲作亂棠入其黨中賊平械棠赴行在道死

張邦昌

張邦昌元符三年庚辰甲科第三人建炎元年邦昌伏誅削其名籍陞是科第四人福清林適爲第三人

還鄉橋

徽宗北狩經豐潤縣西石橋見河水西流忽動御思曰吾爲亂世之主後世必能力伸此冤今我回京矣因不食而去今名還鄉橋

泥馬

寧津縣北十八里大柳店高宗爲康王時質于金後還中途馬斃遑野叟牽一馬謂之曰此馬可乘不可飲行至店北馬渴不可制入灣飲水頃之遂成泥矣迄今相傳云泥馬送康王（寧津縣志）

康王泥馬延津縣南一里飲水即灘化今地名馬灘鋪（延津縣志）

蔡京

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塟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以大奸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

陳彥才

平陽陳彥才用中宣和進士與秦檜生辰偶同檜再相注選連江令彥才賦作詩命蛾安能比巨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差些子甘向連江作釣翁後歷知泉州

李文會

晉江李文會端友建炎二年進士權參知政事後調筠州從江州注金剛經撰三教通論爲御史時劾時賢以媚秦檜故時論

不與

李遵頊

夏主李遵頊先状元及第

楞嚴要義

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者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鄰省閣念佛為謝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李所謀尔東叔因言誦此三十年矣余請問東叔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陌嚮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刻緊切處也

南渡

高宗南渡至湖州烏程駐驆召諸侍臣數十人宴董氏樓下賦

詩

閻勍奉太廟主

涇州閻勍為主管步軍司金人南侵勍先守洛陽奉太廟神主歸于臨安 平凉府志

徐神翁盜行

徐神翁鎮戎軍人今平凉鎮原也人謂之徐賊少為盜取人財物必遺留有遺者聞之以為可數以修煉飛昇之術居潛夫山洞中建祐德觀今北城有址焉後召見京師居天慶觀即宋史考之可知已鎮原大抵多盜是謂神翁遺風云

宋澤

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于忠簡及中原克濟而高宗乃無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薦以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黄潜善汪彥伯輩毀詆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寔奪其權家傳國史皆不著其事蓋諱之也

宗澤遺表曰心期許國每輸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闕之意覼縷將渴于形体精忱頗達于冕旒 中謝 伏念臣猥以朴忠叟知淵聖自困踰羈窮之際付以勉勵往來之衛遭遇陛下出繼元戎聳臣粗著勞效坐陳密計俾臣同入規弃前後封謨緒成一冊隨表囊封投進以聞臣下情無任瞻天仰望激切屏營

之至

范宗尹

范宗尹自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卽以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年三十自漢董賢以色幸年二十四而為太師其後宰相之年少未有如宗尹者也秦檜北歸宗尹力薦 徐學謨春明稿

張仲熊

張仲熊叔夜之子後事劉豫

南相

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上卽祚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巡幸東南駐蹕郡廨奕大之饑

屋宇闕陋雖久亦不修葺中宮未遷妃嬪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宮嬙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經私藏過於國帑乃爭自舉養侍妾歌僮極于美麗每享客有錢必至百品過出則廚傳數十檐其居福州也張溲被召臨行一百二十舍舍以朱漆銀鏤粧色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侍郎韓梠家畜三婢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梠死諸大將以厚賂取呂用數千緡得一人藏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七十矣趙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爲驕侈則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爲

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爲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庖夸每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異坐臺疏論職守衆畧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窃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爲必辯而不辯也 朱文公集

羅從彥

羅從彥著遵堯錄八卷手書楷筆自爲序俱述本朝事南宋加定間知南劍州事劉允濟錄之上于朝又從彥亡後爲修其墓

郭義重

紹興十三年寓莆田郭義重孝行立雙闕于所居之前歸白簡閒

朱椿所宜木

三星集

李任道編寓館二星集合朱弁字交履中弁使金十五年而歸

自題集後絕句域三川饒所經客途歲晚任飄零綢瑑未得寬三

嗟使節何容易二星籬萬疏松斷爲質最蘚倚玉帷殊形齊名

李紅香安致千載公吉有汧青

龍可贊九齡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單飲市肆方吽吽大嚎題九齡次張旁行

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傲追止次張韋貝骨追與共飲次張之

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寋告伯康曰毋苦乃箭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若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翼弱笑取弦諧從雖儕若與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容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雜目睛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難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鐵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大龍騎日飛塵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

自莘隱三年京城失守其書皆陷中原雖流伯康自是不復見
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奪而不能成也吹張每念其
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顧不敵次張獻言
乞决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識退
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闗南相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落
人計中哉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吹張亦
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羅次張亦經歸大駕南渡次
張備居陽羨故將岳飛嘗擬喜相軍中次張識其人乎行往言
之丞相俾補軍校俊為統制遇大駕過禾嘉與諸將彷徨江
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闗而責往說飛移軍陽羨

州縣之食幾得舉也而州竟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
丞相喜欲用之後有踏之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
爲書據丞相疑阻而止次張度將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蔡政
閒公蔡京為予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予篤
人正士何爲喜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生譚王道說詩
書一日謂用從容朝廟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折衝萬
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辯而惡人之能辯是誣天下以
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予書大閒公之言異二
生之爲而惜其屢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倜
儻之士沈淪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阻于疑忌

如二生若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〻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閒識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而不大〻而不終未四十餘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託事之文可少乎哉

使金得返

使金得返洪皓朱弁張邵其不返者陳過庭聶昌閻馬林滕茂實崔縱魏行可郭元邁

棄地

建炎初棄地河北失恒代汾晉太原等郡河東失眞懷衛濬等郡符離爲師潰僅夾新復之地揚楚滁泗尚列戍相望聰陽悉退

撒唐節之戍

趙鼎上運錄

趙鼎上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自後進書率如此例 李文英北朝名臣錄

詵達曰即范沖朱墨史以丞相上之也

太平樓詞

紹興中和議既成義烏黃中輔槪御題太平樓詞曰瀝血為詞披肝作賦片言誰懷千秋快磨三尺欲斬佞臣頭自恨草茅無路望九重如在瀛州興長嘆無言默默空把濟時憂 休休休真可慮才如李廣都不封侯奈伯郎斗酒翻得涼州盡道邊庭

臥鼓雖知是予說銘雖可遣籌未建：悠太平樓中輔錢中榻
晚號伯高居士名齋曰轉枇有稍稿十卷

秦熺

江寧縣志甲科秦檜政和五年秦熺紹興十二年秦塤秦焞秦
埴俱紹興二十四年增一甲第三人禁兩府親屬條第一人恩
例

秦檜妻王氏封兩國夫人陳乞嘗所得恩數之未得者自稱冲
真先生王佐將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號執政不能聽後王氏
死竟奪先生號　陸放翁集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乙丑進士梁勛伏闕上書言北事送遠州

編管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

金人張師顔南遷録載孫大鵬娯備言遣檜間我

秦鉅子野檜曾孫蘄州通判嘉定辛巳金人陷城同知州李誠之俱死于後灌亦死詔封顔節褒謚義烈

秦檜嘗為宻教程公顒知宻州薦試宏詞時定夫 昨過宻與之同飯于程奇之後胡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為對云其人類首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以下無敢有人議惟秦抗論康侯益義其所為力言于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返論

國政康侯有詞掖經筵之召則秦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微隱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後秦做事太深既則康侯已謝世矣 朱子語類

陸士規能對秦檜之門客也秉旬湖楚謁檜檜以小様不與接見見小相觸其過黃陵廟詩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出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深處主鷓鴣啼檜稱賞不已待之如初衆陽書冠紹興甲戌第二人權太常博士坐秦檜黨罪孝宗朝待旨再試中進士乙科遷知郴州居老轉朝奉大夫致仕

南渡奢侈

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金

臣虜

高宗稱臣于虜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胡銓封事云朝廷宰執盡為陪臣桐廬主簿東陽賈廷佐奏亦曰陛下為戎人諸侯臣為犬彘陪屬

岳飛

岳飛題翠岩寺詩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外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群兇定破機行復三京迎二聖金酋席捲盡擒歸寄浮圖慧海云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

丁寧寄語衆　老蓮社從今看力修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回夢千里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林外月朧明　白首為功名，舊里松山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瑶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饒州巍石山

巍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澤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爲雨釋民憂

貴池縣齊山詩

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送友人詩

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幾存，去國數存臣力全身堅主恩

五岳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金狄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

發從軍歷三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
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荒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
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剋
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土
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寮
謁金仙俳佪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
虜復三京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
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

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祈門西約一舍餘當塗有一菴所聞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喜焉觀其基址乃疊山開地剏立廊廡三山環擁勢凌碧落萬木森欝密掩烟甍勝景瀟洒寔為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遄俟他日殄殲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群豈足為功

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孝宗朝復岳飛官謚忠愍淳熙六年改武穆寧宗嘉定四年追封鄂王理宗淳祐六年改謚忠武制曰李將軍口不能言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懍若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歸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採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愧今古之同 頼及子孫將與山河而永久

岳飛孝宗初謚忠愍後改武穆理宗復改忠武已 太學中復髹

岳氏降爲土裨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改謚忠文廟曰忠顯蕭縣志

贈岳雲初繇假差祖而爲劉氏直知書牘背之感李廣結髮而戰白首不逢對刀筆之吏旣邪誣之貽白直功令之懲怠故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才爲世傑累名父之箕疇析颭虜之天驕馬革裹屍忠肝可見蜒營集穀奇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直料戴盆而見白日懸忠魂于拱木斷我鐵于畔壇嚴不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慰悲引劍野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酬恩尚思輔氏之報向以重泉之永錫而念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連南夫

和議初成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知循州連南夫賀表云不侍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三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由是得罪

賈廷佐

賈廷佐子野真定人博學多聞剛毅有大節宣和二年入太學會金人犯闕隨父淵扈蹕南渡還家於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除左廸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偕王倫南來詔諭江南爲名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書曰臣聞孔子之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

聞變於夷者也夫華夏之可貴夷狄之可賤經書所載昭然不
可誣也恭惟太祖太宗以聖神武畧平定海宇創業垂統為子
孫萬世之規模陛下嗣守基緒遭丁艱阻正宜不負所托鋭意
撥亂信威夷虜功光祖宗為中興之聖帝倘一委靡偷安專主和
議信王倫之說奉夷狄之詔則隳祖宗之大烈所謂變於夷者
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為何如主哉陛下
以天下之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人民以為
依附有人才以為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為念斷然誅王倫以懲
其賣國拘虜使以消其悖亂然後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
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何捨此數者聽信王倫

詭詐之言輕以萬象之尊臣事寔狄此天下洶洶所未喻也臣不知陛下特講好稱臣以中興耶將發書講武以中興耶將聽虜人之命以偷安偏方興復中興之意耶臣職為桐廬一講官至微也敢越職犯分議論大廷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口謂王倫賣國致虜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之江南既曰詔諭必有虜詔以詔陛下如陛下近遣臺臣李寀往江西事体一同其輕辱我家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至于死拒今王倫為使要虜以詔來不以為恥而謂之功臣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義當歸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為戎人諸侯取咲萬里又不忍見臣將為犬豕之隱

屬嗟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為夷狄之天可剸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旦盡化為夷狄之地可身無天可戴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為愈臣所以痛悼於心越職犯分號天以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夷狄猖狂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算又念合於衆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識洞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備禦之術朕當虚心以待前席以陳不以流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發也如此況當彼疆埸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以今日虜人不避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憂疎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正言但

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主耳圖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
救猶謂圖有人乎臣竊料虜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
河南之故地啗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之童以為誑我耳
天下之氣勢兩敵則講和之易成我弱彼強則彼吞我為必何
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於漢劃界鴻溝已而項羽
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張良陳平議以今
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亡楚之時不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遺
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
之君割地奉秦以求和秦陽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乘便
盡有六國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嗚呼恃強吞弱自古而

然狼子野心尤不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戲我書嘗空言無一語信還迄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虜出必待斷令我罷其帥退其舍稍忤其意兵有辭而來是陛下斂手以天下與虜稱無置錐之地矣不然則天下恥于左衽將有不勝憤懣如勝廣輩爭出以競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將雖悔無及為陛下萬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奮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恥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虜使名以詔來三軍憤憤士大夫憤憤民心憤憤莫不願為陛下死天其或者以此激我不可知也

陛下若不恤衆心之不平但從委靡從虜則天圖視而視將不
堪虜而堪陛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無為我弱不能與虜
角若天已棄雖雖終弱若天未棄雖弱終雖陛下至此當照哉
虜旋我以和逐大奮發以決於天漢高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
屢矣靈壁之後室家盡亡滎陽之後頓絕信免傍徨無聊一失職
之人耳詘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强陛
下若不御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席卷胡虜為漢高之勝直
易事耳陛下無弱我將我兵非虜之敵師直為壯曲為老王莽
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為兵法者六十三
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為壘尉又有猛

數虎豹之属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盛所未常有然光
武於談笑閒以兵三千敗之于昆陽豈以多寡强弱論哉陛下
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前
若決意於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
若森〻惟（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
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于撥亂振不測之怒行不
測之威誅王倫拘虜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
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復境土遂選大臣為大夫權以治于
內召還王庶以監督諸將為詭蠢以治于外則中興之業指日
可戚與敵尤石晉之計萬〻不侔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

無不服其威名此六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含諸錦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為光武欲為石晉全在陛下斷不斷之間臣忠義所激歸天取死願陛下試與大臣共圖之萬一因臣微言反禍為福非臣之幸乃宗社無疆之休不勝甘心受僇斬于太祖太宗耳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書上以官卑不為秦檜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司勅令所刪定官後知廣州遂致仕卒贈朝奉大夫所著有善願集愚齋雜著若干卷元吳師道題其畫像云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許忻趙雍胡銓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珪李弥遜方廷實梁汝嘉

藉胥蕭振薛徽言之徒章疏畧見而建佐曾不得齒名其間豈以小邑下官在所略耶觀炎之集讜議今亦無致世知誦胡公銓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

金華府志

鄭瓊

宋將鄭瓊降劉豫及豫廢從宗弼兀朮南侵嘗語同列曰瓊每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免胄指揮意氣自若身不[illegible]雖將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己功

歟悉將士從戎觀臨亦必先通而又國政不綱然有微功已加
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即不覆亡已為大幸何能振起耶
將以為確論瓊降金歷武寧軍節度使瓊次子權字子輿家安
陽歸潭水野翁能詩文金大定十年進士官著作郎權子復亨
太和丙寅進士官編修

歲款

真宗景德元年遺遼絹(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於雄州霸州安肅
軍置三榷場　仁宗增至五十萬　徽宗宣和甲辰遺金人絹(絹)
二十萬匹銀二十萬兩綠礬二十萬斤栲栳例五番軍送又代
輸燕京稅物絲綿雜物一百萬貫內絲綿並要燕京土產

高宗紹興壬戌初講和歲銀絹各二十五萬匹兩
孝宗紹熙　歲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江絹十二萬匹各重
十兩浙絹八萬匹各九兩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千兩
銀器萬兩綵緞千匹又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覿香茶藥物菓
子帶帛雜物不預馬外遣從使禮物又借之又起發正副使土
物之資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副使四百貫銀絹同又公使
合樂守錢上節十五金絹十匹中節各十之下節各五之又朝
辭回程宣賜等賚正副使各之十五金斤腰帶鞍馬回程茶藥
各二兩銀合改賜在于外
宋先後

紹興九年方庭實為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謁先陵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忤檜十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永定永昭永裕泰陵並無損動永安永昌永熙神臺壁裂損枳橘柏樹

鈇遺曰方庭實之哭陳禮部之飾奏並觀自見

孔廟像贊

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俱高宗撰并書其像李公麟畫紹興十四年正月改岳飛第為太學二十六年刊石於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之石在仁和縣學

明吳訥以楷書錄詔云其文特題其後

賜楊沂中存中手書見家藏石刻 原有日月失抄

近睹親筆責卿破賊以卿忠勇徇國必能体朕此意今聞逆麟親統賊衆衝突廬壽是天以此賊遺朕俾卿首建奇功之時也卿其合軍戮力鼓率將士鏖戰取之副朕平日恩顧之意不可失此機會貽遺後患故此親筆卿宜知悉

連日聞破賊已從霍丘歸渡若有舟船必不多一行軍兵若小想非一日可過料卿行軍之速必能及之若是淮水有淺處可以徒陟[涉]而過則王師亦可涉過淮追擊出其不意是一機會即日可稟張浚審度事勢併力前進是卿收大功之日也

朕昨在哀迷殆無生意勉從衆請姑視政機觸事無聊悲傷可
述卿朕之腹心義均一体戀惟痛憤可同切於懷宜思奮揚雪
吾大恥故兹親諭所宜悉之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术與龍虎議定欲誘致王
師相近許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為進止虜或時遣
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儻有可乘之隙
約定期日合力並擊以保萬全
覽卿奏已渡江暫駐兵泗川比得韓世忠報提兵往淮揚卿可審
度事機若當應援即一面策應宜以体國為念勿分彼此岳飛
近奏留王貴等在蔡州已過順昌由淮西前來奏事儻有定議

續即報卿知特遣親札諒宜体悉

得岳飛奏措置班師

同兵相度如機會可乗即約期並進如未可乗須駐軍相近教

援相接勿致為賊所窺卿可急遣人與飛騎議定卿一軍所向

庶幾不失機會也張浚初二日發火頭初三日起發前去和州

卿可星夜催程前去會合不可時刻住滞有悞國事具知委奏

四日申時付沂中

得韓世忠初七日奏見駐軍淮陽城下并捉獲淮陽告為天使

稱已乞兵東京南京極力來援卿可以世忠期約捧剌策應毋

失機會初遣卿行與岳飛合力今飛方赴行在奏事世忠見已

出師國事一也不須緊分彼此遣此親札諭宜体悉

覽卿十一月奏前去徐州與韓世忠相為掎援意欲到徐親見世忠議事深見卿忠純体國徐在淮陽西北虜人來援恐先犯卿切須明遠斥堠常為大敵之備仍與世忠勢力相接進退之間緣相關約切各自為前卻皆成孤軍已親札付世忠宜告以寄遣卿竭力應援或全協和以濟國事再遣親札諭宜体悉

兀朮復窺濠州朕已降手札諭與韓世忠張浚之背於濠州附近尅期同日出戰卿等各體此意不同前卻卿比之他人更宜為朕出力想不待朕言也書勒想已到軍前卿家中平安朕常使人照管報卿知十日比報偽兵節次渡淮已令先世張俊併兵破

戰卿等各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日眷待之意策勳賞朕不
敢吝故茲親筆卿可悉之 以上付沂中
楊文文字二件付卿可仔細看異間曲折因張去為面諭卿可
熟思合如何處置卿全奏來本欲召卿面議恐彰其事所降文
字卻付來楊名已送大理寺實禁聽候指揮
昨日行門來鎮射弓前後箭滿不破體殿侍時通卿唱前箭一
指復箭三指皆破體卿可理會自今後射呈須管實唱如不實
殿侍決配取逐人知委付殿侍司收
知州賊遁去已降指揮令李顯忠追襲可速遣人去與顯忠可
惜不勤傳從令自去須是連夜前去追趕

若収買堪好可修作戰船并百姓海舟亦可買二十隻或三十
隻造船匠人並知住百姓不須役軍兵可先次計料二十隻物
料要在此處江内擺泊若先要錢收買材木使來請每船載甲
兵五十人棹梢在外只可用更敵了々皆可差人於平江府計
會將緊支和糴錢候人回奏自別來理會錢貼數錢御前貼備請
右武大夫眾州團練使殿前司後軍馬湍真於今月初八日忽
患啞中不省人事此是風熱貼風丹三十粒只作兩服用生薑
汁少許調成膏用井水化下冷水大盞内并藥共半盞來服之
看如何若有人事速來遣切不可失々之必死
已令朱夏卿支銀三萬兩付御營軍支散隨李橫出戰傷中人

并陣亡人家屬卿可郕覩逐一支賜仍子細契勘所失亡人數
并鎮江見在人數密具奏來
卿以心膂之寄盡護諸將乃遠形態避未悉至懷可專意指畫
惟委付爲荷若有不率今者具名以聞復不可㪗情容庇也除
軍事外不得再有陳請以上付存中
高宗宸翰初倣黄庭堅劉儀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鄭億年恐
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
功臣婦
楊存中故妻趙氏於金遣人取之以再娶趙氏常置平江判宅韓
世忠先送劉張俊妻送自京西惟岳飛聽妻在楚州世忠令飛

取之乘曰復水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兩經更嫁臣心竊恨之已與錢五百貫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錄也（北宋會盟編）

思叶亭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陝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城之西北隅有亭曰清輝龜山東嘉陵江已廢爲新之鄭剛中易名思叶亭記曰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寔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于鳳之大散嶺由故鎮繚繞漁關循崖而出力不能載自漁關下武興得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入閬東走安漢疾趨於合之漢初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瞿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濤洶之所浮水流不得

平流皆因地而淺漲自灩澦迸激至渝關之渠水觸石灘者六
百有奇石之虎伏豹奔者又崎嶇雜亂於瞿灘之間米舟相御
旦晝犯險衝破大竹為百丈有力者十百為群背負而進灘然
水激號呼相應卯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汩
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畫頻年兵出皆
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塞年十萬今皆櫜弓
捲甲而卧吾誠能借其餘力雜畊關外卒以平歲屢田為準不
計根庚寅得粟一鍾即減漕渠三鍾之力此當　所謂流之所
源急者云云按紀監何畊作劉中墓誌云關外四州及興府大

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十頃陰報種分給外寔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餘所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始知忠愍思畊亭不虛作

楊愿

楊愿累奉檜附下罔上士大夫聯為関蘭牌言愿傳檜意旨為多也初守宣城袁爭王炎調蘄水令過之留飲醉而謂愿曰嘗于吕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牘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急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死

永嘉葉適作墓志銘云公文武大略經綸條理遠有賈陸遺恩近有歐蘇新意時才不能及之宰相以為州縣常人耳不循省

檜獨首薦于朝及趙張更遹重任士徒步提引翁忽爲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之赴秘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幸檜之幸也在易之頤所以爲頤者初也而以自養爲吉四者頤之顚也而以所養爲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爲檜用此明於頤吉所以爲公惜也 水心文集

宗杲

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九成曰老僧東坡後身子韶曰師筆端有大辯才前身應是坡耳 江鄰志

或宗道曰攷杲師生七年坡公方卒恐未是

不封生父

孝宗使高宗不封其生父

陳亮

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甫坐者歸而暴死疑食中有毒已下大理獄矣民呂興河北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我死縣令王恬寔其事臺官論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第進士

陳同甫王道甫合葬志銘

葉心水集有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二人合作古未有也略曰

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光宗策進士第一授建康府僉判未至官卒塟家側龍窟馬鞍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由乙第薦授籍田令委通判鄂州道知光化軍事又知興化軍罷官卒塟仙壇山北之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矣在叔王猛苻堅友也王顯而苻晦過在堅也同甫得罪以死後雖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志二人俱志復仇是以併志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

地理

朱伯起隱仙嘗地理塟集大芙蓉山云後百年當聽著陰陽精義二十篇論原起索止尤詳蒙水心序之曰予嘗恠蘇公子瞻居

陽羨而登蠶山一身豈能遍四方山水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糧以從行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若圓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古人改姓名

漢書劉文伯即盧芳 運期耀即梁鴻 三國志馬忠即狐篤 晋書李辰即張昌 劉尼即丘沈 唐書楊守亮即訾亮 李國昌即朱邪赤心 李寶臣即張忠志 李忠臣即董秦 李抱玉即安重璋 李全畧即王日簡 成汭即郭禹 楊守立即胡弘立又改李順節 五代史殷崇義即湯悅 朱友 即康勤 李紹慶即王晏球 李茂貞即宋文通 李繼鵬即閻珪 王宗阮即文武堅 王宗滌即

華洪朱友恭即李彥威朱德威即桑弘志王德明即張文禮李繼麟即朱友謙李繼璘即康延孝李紹安即袁象先李紹沖即溫韜李紹欽即段凝孔循即趙殷衡李紹賢即房知溫　宋陶穀即唐彥謙趙保忠即李繼捧趙保吉即李繼遷朱良嗣即馮植李繼昭即孫德昭李繼弼即董彥弼鄒訢注參同契即朱熹朱觀即范仲淹蜀才即范長生 蜀才注易

八仙

鍾離意呂巖俱唐中晚人一云鍾以禪將從周孝侯處敗於齊萬年縣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至唐始出度呂岩　藍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以常衣藍衣故名　何仙姑零陵市人呂岩侯

以一桃僅食其半遂不飢　韓湘　文公之姪　徐純翁宣和間海陵人　曹國舅試言丞相彬子皇后弟美姿容一旦求出家云水底黃河以金牌抵濟值純陽見而授以道　跛者李孔目尤荒唐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或云韓元開元中於終南山學道陽神出舍為虎所食得一跛丐新亡者附其尸以起大都委巷之語也　仙鑑呂純陽所度者趙仙姑名何非何仙姑也仙姑何姓者開元中已化去合在純陽前

李元龍

高要李元龍慶元進士對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飛家爭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親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閱視即擬云岳

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逞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南
戮農岳氏爭回々歸于岳巷葬于大時論韙之 瑞州府志

日本僧記藏經

羅大經嘗于鍾陵遇日本僧安覺離國中十年欲盡記一部藏
經乃歸繪編甚苦不舍晝夜雖有遺忘叩頭佛前祈佛陰相已
記藏經一半 鶴林玉露

金主亮詩

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
山第一峰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考異而為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闕訛所當辯正若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寔通用耳考異并存九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漢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攷之偽相寔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

刻書周易李叔藏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明古

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題何人書而　字跡其

書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昭

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十數昭裔獨辦之

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

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勿之許而

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本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

然有訛舛無由參校默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

是而觀石經既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

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

康伯注略例有邢昺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國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二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逕異文理雖石文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人毛詩日用篇以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古在家衛陳鄭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篇敘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陂改春秋郭公為郭亡者世皆執之此不敢決之聽姑兩存之亦繼諸石

附於經後必有能而正之者爲於上又刻古文尚書爲之序有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九回古者後世寥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於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焉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至唐天寶之忌終不能晦蝕今猶行乎人間者豈無謂耶況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爲隸古此定一耳雖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爲浪說予抵才微作石經攷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宮乃延士張貞倣呂氏所鑄本再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奥馨之類學者可不知與嗚

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賢所令方將配夢經周易經文之古者用附於石經之列以啟勿竟業述一二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軒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周輿

張南軒問湘卿周輿曰舜五十而慕何如對曰此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南軒深以為然輿顏其亭曰欽齋

汪關之質約 關之字无思金華人

不衣縐帛不食夜飯不雇僕從不喜收買不趨人情不作雜書不騎假借不轉懇事不為妄費不借人物

麻衣易

麻衣易朱文公謂前湘陰主簿戴思恕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其人也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之麻衣易四十二章云麻衣道者授陳摶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內有四學者當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跡下盤旋

宋元晦答開善道謙禪師文

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語不止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

知平生浪自苦辛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欵留朝夕咨參師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證恭惟我師具正徧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窺

朱晦翁少年不喜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昭昭當炙一看年十八請學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試搜其篋只大慧語錄一帙晚年作道謙禪師祭文自悔其浪自苦辛恨不速証或問晦翁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答云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這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又云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之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孔孟所不及又云全劉所謂降

服其心非謂欲逼其心謂盡降服世間一切衆生之心　劉元城

曰孔佛之言相謂終始孔子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書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孔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之道微闕其端又云孔氏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禍亂必作人無噍類矣豈佛氏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栗之南遊雖平日於吾儒少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佛氏不得力　徐氏海隅集

鄒觀

朱文公帥長沙道經平江邑人鄒觀行之來謁云觀雖貧未嘗廢書年始十七八有志於道未有導之使趨翼之使成者聞竹

間先生喬居巴陵承伊洛宗派與友人洪伯時往見之竹間愛
其朴寔遂教之曰子歸取四書讀之於立身宅心体察自有
得歸讀論語稍有悟處乃告伯時曰古人為學只是寔地工夫
學以為己豈但知俗儒詞章斉事利祿哉若論語首篇便教人
以孝弟蓋聖賢事業雖大亦有不自孝弟始孟子論堯舜亦曰
孝弟而已矣以〻竹間先生平江毛友誠伯明也觀官於於漕
淹有集行世 平江縣志

南園記

韓侂胄築南園屬學士楊萬里為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
記不可作也竟臥家十五年侂胄改屬陸游放翁

陸放翁佚詩

滿逢某雅桐葉吹殘蕉葉黃驛路微雨送淒涼長安許史無平素漢恨栖〻立道旁 又云 古驛蕭條獨倚闌角聲催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殘句寬　夜還驛舍樓上琴二和發更新雲帆雨挾歲精神擲新撤撫燈影驛路殘泥壯屐聲闌闌變遷非暴日情懷寧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剩買官酤鍱太平又云白頭漸覺黑縱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劍關青驛連雲棧海道新羅洛日波未頃中興吾未死掃江崖石負函磨　泰和羅鶴應著隨錄予任友人鄒南士閒歸蒙見所藏放翁墨蹟大書四詩〻字勁麗可

愛詩亦立格高鍊故翁詩集不載故録之

韓侂冑

韓侂冑娶吳氏　皇后從女亡子以魯寵子為後名珎

奚士遜

侂冑死史彌遠議起大獄大寧卿寧國奚士遜謂之曰侂冑誠奸邪若欲加以大逆非士遜所知由是忤去　寧國府志

深衣製度

朱文公編家禮深衣製度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為寸而秦溪楊氏又引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至於造木之儀謂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

之說曰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溫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出一說已不能歸一況諸家有異同者乎不肖往在禮院時因更造時享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於是此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檢來併之再制作極工然較之周尺省尺又復微有殊弱遂議以為玉尺歷代襲傳蓋必尤有據遂準用玉尺定下其議乃若淮尺浙尺隨方所用似難準以為法然　尺非有數律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　元卿貫

答宋濂書

父母所塋

朱文公父松葬政和縣寂歷山母祝夫人葬甌寧縣天湖之陽

朱文公興致

吳壽昌曰朱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録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人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朱子語録）

唐仲友

唐仲友論春秋本朝孫明復爲尊王發微片言隻字必侵以王

法其說甚美而聖人之意未必如是使如酷吏之用無一毫之貸而已夫意之忠厚莫如詩詩亡而春秋作則聖人之意固可知矣以王法言春秋殆類乎操切繩墨者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此善言春秋之意者也春秋之稱微而顯直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此善言春秋之法者也屬詞比事比善言春秋之体者也左氏載事得寔春秋之案牘也譬諸用法後人莫得其意得案牘而攷之猶庶幾焉舍案牘而臆測之豈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已矣公穀猶爾況啖趙乎況後之諸儒乎

諸葛廷瑞

金人有大喪遣工部郎中晉江諸葛廷瑞與其副偕辞廷瑞奏前者高宗升遐虜來弔喪純用吉禮非可效比孝宗時嘗怗下云備紅程黑帶過界審度而用萬一虜恃其強欲以其國之禮加我當預討論使臣可以死守光宗曰天下事雖理所在卿過界但存紅程致虜闕足矣趣境虜使果以三節人紅程為言廷瑞云皇帝新即位聞北朝有大喪不待報哀使至先遣弔祭禮意良厚一事一物皆可討論乃行凡弔喪者更衣從人寧亦更衣耶方爭時虜使聲色俱厲廷瑞俱折之及抵泝至涿爭如前廷瑞名為動自入燕則三節人悉易黑帶以入虜始服中國有

畢再遇辭賞

開禧二年北伐統制畢再遇克泗州東西兩城招撫山東京東使郭倪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閣辭不受 宋史

辛棄疾

歷城辛棄疾幼安與党懷英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蓍懷英得坎因留事金辛得離遂南歸紹興末屢立戰功歷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晚隱鉛山縣南二里窒分嶺山下党懷英歷金翰林學士承旨善屬文尤工篆籀 乾道壬辰辛幼安告朝廷曰

侂冑六十年必亡冑亡則中國之憂方大身事四朝晝沒為韓侂冑用見廢

咸淳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謝枋得作墓誌曰侂冑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冑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不主朝署者四年官不為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者以片言隻字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誣公者非腐儒則詞臣也今始升公之堂瞻公之像有疾聲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以股肱王室經綸之寄自負二聖不歸八陵

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仇不復大耻不雪生平志願百不一售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來世無特立敢言之士為天下明公論公之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備見君父當披肝瀝胆以雪公之冤復官職還鄉典易名錄後役正文倚立墓道碑此皆仁厚之朝所易行然後錄公言行於書史昭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以隻雞斗酒酹于祠下紹定大年贈光祿大夫少卿謚忠敏　鉛山縣崇義鄉去縣三十里斷馬橋俗傳陳同父詰辛稼軒馬行遲斬於此

墨函銘

紹定中寧國郡守王鐸作晷漏銘皇帝即位十九年歲在壬寅九月庚辰朔寧國重修晷漏成先是唐大中五年宣帥沈傳師命團練判官杜牧以梅為秤製作精密應驗不爽中更變故首尾斷缺惟存六轟神烏帽褐服從以虞吏名為吹角猶唐舊物秤安之北壁下別作刻漏不合於古至是命長樂材可大新作晷漏以杜牧秤尺重製壺箭吸水減水悉如故智展熟中鼓角十二青陽朱明白藏玄英旗以時限之設土圭春視其面秋眡其背以二分為斷蓋一行遺法因為銘壺下曰昔在放勳曆象日星至唐杜牧案驗惟精權與水鈞而衡始生水落籌浮銅乃發聲二十四籌晝夜踐更以此先息制彼錯行推輪大中既壞

於戊淳祐之二歲始經營土圭測影以覺昏明我爲此銘永有法程 宛國齋志

金史

翰林敘品在官下元將皆然餘官品在官上 百官誥命女直契丹漢人各用本字 金皇統元年始服袞冕 熙宗實 金取士經義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公彥疏論語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孝經用唐玄宗注史記用裴駰注前漢書用顏師古注後漢書用李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

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楊倞注楊子用李軌注宋咸柳宗元吳秘注皆自國子監印之授之學校凡學士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分南北兩選北選詞選進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百五十人嗣場北選詞選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一百五十人　經史子內出題皆于題下注其本傳　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子之式　太宗晟本七月七日生同皇考忌辰日改用十七日　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　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諸

陵懸錄　三月壬寅詔軍興以來良人被擄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　世宗曰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兵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復一人諫之甚可尚也　中都東城外兩燕王墓金主亮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大定九年詔改葬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墓及啟壙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舊〻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帝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真定蔡珪正甫作兩燕王墓辨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云章宗明昌二年三月癸亥勅有司國號犯漢遼唐宋等名不得封

至下有司奏以遼爲恒宋爲汴秦爲鎬晉爲并漢爲益梁爲邠齊爲彭殷爲醮吳爲郢蜀爲夔陳爲宛隋爲涇唐爲澤則可

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弒國蹙記注亡失南遷後不復記憶元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有志論著求大安崇慶事不可得采摭當時詔令故金部令史竇祥年八十九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從之得二十餘條司天提點張正之寫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千本載舊事五條金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藏在史館條件雖多重複者三之二惟所載李妃完顏匡定策獨吉千家奴兵敗紇石烈執中作難及日食星變地震氛祲不相背盭今校其重出刪

其繫雖章宗實錄詳其前事宣宗實錄詳其後事又於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授璽事附著於篇以存其梗概云爾

太原元好問晚以著作自任金國寔錄在順天張萬户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阻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錄至百萬餘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渾源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為推讓以為養相体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

皆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愞然無鋒鋩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完顏奴申傳

宣宗築汴梁城及蒙古兵至朝臣議內城守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敵兵先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出內城賊不測可用於是決計守外城

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盱眙守將納合買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

貢汝何求死不得乃作如此嘴鼻耶

杜杲四書

宋史部尚書杜杲先知安豐軍有功杲嘗言吾在兵間無悖謀無左畫得之四書

菊譜

范石湖著吳門菊譜得自范村者三十六種史正志吳門菊種列二十九種皆以黃為上白次之

彭乘

宋安彭乘少嘗師事樞密劉珙及珙主試於南宮初得首卷其文乃乘風檣以蠹解者珙私喜為乘矣迨及折卷則蜀中士珙大

懊恨頃之隨得與文於亂卷中珙讀之歎曰此老野狐精也遂登第趺珙詢蜀士何從得與文蜀士謂神冥告之欲及第須熟與文

趙師睪

周密齊東野語辨趙師睪犬吠村庄事乃太學生以私憾誣之者

陳汝晦

長樂陳汝晦日昭審讀真西山夜氣箴作曰須見得冬為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向晦入息處

夏明誠

金華夏明誠慶元丙辰進士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指沈約詩爲是樓之辱

金遺事

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駐蹕山金章宗嘗游之錫曰駐蹕山上有臺題曰棲雲頂臺下觀野燎而羅召酋長大人擊毬微而自擊毬曰美哉其誰見之須臾群石皆起章宗以貽進之石頂皆白至今猶有跡長安客話

太平二年壬戌孟秋鳳見於武安縣南石聖臺翔日遠近來觀者無數臺下一里許高可喻人次亦高四五尺餘禽田環擁衛守成行列人稍前則顛鴟鴞之儀者皆怒人莫敢進衆禽盈

地亦或飛翔信宿而去所司圖上其狀見翰林院編修官左容

撰本州嘉瑞記

盧天錫字羡林州人承安庚甲登第调汝州郟縣簿在仕賓客盈門及受代寄居僧寺客無一至天錫題壁二首當年門外客如雲撲剌紛紛恐後聞今日羈懷寄僧舍灞陵誰識後(舊)將軍又野寺重來感慨多其如冷煖世情何相看不改舊時態惟有亭亭窣堵坡

張泰徵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綫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流落劉昂贈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摠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煑茶聲又二

頃山田平欲蘸子孫零落一身孙寒脆修竹蕭蕭雨紅日花梢
入夢與秦娥為之泣下

張宏圖

嘉泰間寧宗以慈懿太后攢陵在湖曲修吉寺將過謁保儀郎
稿清張宏圖巨濟上言湖上宴游非沐惕愴惶之意上感悟命
御艦沉之轉官班一級

汪立信

汪立信以淳祐七年丁未進士史誤為六年丙午初淳祐九年
大饑知鎮江府吳淵可置粥場補江黃夢炎將客吳淵所行視
諸場見立信大奇之亟言於淵召語立以為上客 黃文獻公集

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攷

至聖文宣王廟在于城内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故址後漢獻帝興平元年甲戌太守高眹（音審俗訛爲朕）距今慶元戊午凡一千四年舊跡周公禮殿〻制甚古依壘方柱〻上狹下廣興今異制左柱有高眹修學舍記凡三百四十二字其文純漢初平五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爲興平今尚云爾者豈是時天下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改元耳殿有版龕護先聖像丘文播畫山水龕後有板壁黃荃畫西湖雖丘畫今亡獨黃畫存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圖畫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世傳晉太康中太守張收之筆收子載即銘劍閣者也

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寫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為成都禮殿
聖賢圖紹興中席公益又摹寫於石經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按
續記可辨識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親像完然者一百四十
九人僅在鬚髯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今仍錄續記
姓名於左

盤古　伏羲　神農　蒼頡　黃帝　少昊　高陽　祝融

高辛　堯　舜　禹　皋陶　稷　契　伯益

夔　湯　高宗　太王　王季　泰伯　文王　太顛

閎夭　散宜生　南宮适　武王　太公　周公

成王　召公　仲山甫　宣王　管仲　子產　李冰

老子
冉求
原憲
公西蒧
高柴
（家語作漆雕徒）
秦瑞
石作蜀
燕伋
壤駟赤

孔子
端木賜
商澤
（家語作公西蒧）
任不齊
榮旂（家語作榮祈）
施之常
（家語作石子蜀）
孔忠

顏回
曾參
顏高（家語作顏刻）
邦巽（家語作邦選）
商瞿上（家語作商瞿）
顓孫師

閔損
卜商
南宮韜
漆雕開
奚容箴
公伯寮
原

冉雍
樂欬
（史記作南宮括）
公西赤
（家語作奚容蒧）
巫馬施
鄭國
亢籍（家語作原籍）

冉畊（家語作冉有）
仲由
公冶長
顏噲
澹臺滅明
秦非
（家語作巫馬期）
曹卹

有若
樊須
冉孺
后處
秦潔
公晳哀
公肩定

蘧瑗
宓不齊
言偃
宰予
漆雕徒父
琴牢
（家語作石處）
梁鱣
（家語作公西哀）

漆雕哆家語作漆雕侈　魯粟　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　步叔乘

左人郢家語作左郢　顏無繇家語作無由　司馬畊　顏祖家語作相

申儻家語作續　秦祖　伯虔　顏辛　鄡單家語作懸亶　叔仲會

公孫龍　冉季　秦冉　公孫猗　狄黑　蕭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文帝　賈誼　文翁

武帝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司馬相如

王吉　蕭舊　戴勝　匡衡　王尊　李膺　莊君平

劉向　楊雄　光武帝　鄧尚　張堪　桓湯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鹿芘　班固　黃昌　种暠　馬融

李膺　高朕　陳寔　服虔　陳紀　鄭玄　諸葛亮

龐統　董和　賈詡　譙周　鍾繇　王肅　羊祜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喬智明　范廣　王尊

謝安　亘石虔

度宗手書

度宗荅賈似道手書曰師相而不名內有曰宦籍鈞庇伏丐鈞

熙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己者見黃跋

賈似道如已

賈似道死泉州木棉庵承天寺僧楙木禪師火焚遺骸掇其仲

子瘞會稽附于國僧仁恩乎塋封植擇三翔位三事极應知已

是僧彬

字民銘

南康縣治判宋慶宗字民銘末云若爾令長守而勿墜宣朕寔意斯為愷悌

繆昭寶七歲登第

理宗特茶陵繆昭寶珍御五歲能讀五經知為小詞七歲應童子科中上等其謝啟云七歲遠離於膝下九經流出於胸中書卦兼太極之圖蓬矢啟由基之射童科雖異文解則同破雲州千古之天荒屬月殿丹梯之要路啟傳禁中大異之

張自明入墓

建昌張自明嘉定閒知宜州文雅風流迥出塵表日治民事暇

則集諸生論道一日集士民諭曰吾入閩矣士民隨之詣九龍山入一洞奇香烟霧光景殊別於世外有石碑題曰宋刺史丹霞張公之臺鐫磨風構公飄然而入浮雲半掩峒口漸合今其石門僅容一人側身可進　肇慶府志

洪福

夏貴家僮洪福以功守壽州嘗降元遣子招福降福斬之後貴治兵入城聚兵隨入獲福及子大源大淵磔於城內

敖陶孫

福州舊志趙汝愚死貶所敖陶孫哀之以文又揭詩於通衢左手旋乾右轉坤云何群小肆流言狼胡無地容姬旦魚腹終天

葬居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孫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宋代孫侂胄大怒遣捕陶孫變姓名亡去得免福清郭萬程曰今栘敖先生有豈非表趙忠定之詩律哉或曰揭之通衢或曰賦於三元樓壁縱筆酒三行而壁已舁去或曰侂胄不之罪或曰大罵刊章追捕編管於嶺南至其敗乃登第或曰遂亡命走閩或曰因是將寓贅於崑山蓋二三其說皆大謬不然者或為律詩托之以行知是律也 閩記

福清敖陶孫善詩以刺賈似道京尹捕之微服遁去後刊江湖集有詆譏之號臞菴先生 福州府志

木棉菴

漳州龍溪縣木棉鋪宋為木棉菴鄭虎臣殺賈似道處宋時路遠驛深寄宿無所有司酌道里中隨鋪立菴命僧主之予以贍田以待過客於是漳南十有三菴木棉其一云

吳休

休寧吳休中濤峯補　秋檢宋亡不仕題其壁曰錢周雖代而首陽自存晉宋雖更而陶徑自若

真德秀

楊東山曰昔為宋正丞真西山以真院兼玉牒寓寄至其位中槃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正何用看此集珠熟閱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數句所謂本心不

正脈理皆邪譎之衍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甚佩服其言遂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筆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實錄

宋東都以前百六十八年實錄不過千餘卷　高孝兩朝僅六十餘年實錄亦至千餘卷神哲徽欽四朝正史李燾撰

賈似道募兵檄

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

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一十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
念无過群從上受外冀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
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袞聖躬今天子孫
慘之沖質在人情猶知恤卿隣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
阽危爭興邦國忠臣亦有兩湖豪傑若合倡義之侶戴馳勤王
之師如陶士行據慨之征申張規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
矢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於盟誓撤到鎖
路咸使聞知　三朝野史

賈似道游天台石橋詩古竹修終日僧房出翠微瀑為煎茗水
雲作坐禪衣尊者雖相遇游人又獨歸一猿橋外急便是不忘
機

陳自中

永嘉陳自中丞相宜中季娶蘭溪楊氏因家焉自中好學善為文頗刺數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由郎司理擢太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司馬提兵分守分水關食盡援盡士卒多散亡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張南面再拜而死子萍育於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宜中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於學兼通梵數亦精騎射賜名輦眞伽剌思入侍東宮日覲見華成宗時吐蕃強盛邊人告警以萍領吐蕃宣慰使封平之賜上尊家衣貲踰甚至及武帝朝以其習西事特命撫守邊陲初入境甫數十騎整

衆而來將與之遇亟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左右指揮外示閑暇敵疑有伏懼莫敢前有以白幟揭於竿首者薛引矢一發中之遂驚駭而遁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

張鏜

張鏜南軒之後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山移檄安化新化蠻猺溥氏兵數千文天祥帥兵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執參政崔斌欲降之鏜罵曰今日降而死何以見我祖魏公於地下斌命述起兵本末鏜奮筆作罵千百言斌怒殺之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軍其本郡也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幾著至元年月日心甚惕賊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州拘繫於太學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恩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遺囚太學得毋為太學土神乎果卒瘞在智果寺旁葬次日瘞即生竹竹俱有刺人不能登 興化府志

張世傑

張弘範即世傑從兄弟也弘範三遣其甥往招世傑竟不能得所謂竟之不來鎖理之不往也

文天祥不拜孤桐

元勅修宋史稱陸秀夫爲左丞相文天祥爲右丞相然黄文獻公陸君寔傳後序謂宋亡之事典籍無稽遣使捜訪未至而史成以之鄧光薦諸家各以填海録指南録諸書來上乃知陸公官止僉樞密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相力辭不受而指南録又文公所自著也予因反覆參訂悉改舊史之悞　程敏政跋文丞相真跡

文天祥書

文天祥過淮亂離歌六首郢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裡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獄中有三詩今録去言至於此淚下如雨其

從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奈

何凡事只待千二哥主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嫂氏

姊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曾團全得毋怨毋怨徐奶以下皆

可適吾此意當此天翻地覆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　一可

全卿女璨女好做人管管管不得哽咽哽咽　一此詩本可仍仍

侑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　天祥弟璧仕元為惠州

總管次子陞字進志贅清江家為皇慶間授集賢直學士代祀

嶽瀆卒於領子富延平路總管博學能文在治多善政

王昭儀

宋末王昭儀北行名清惠詣為女道士　號冲華

陳烈婦

宋幼主由閩入廣師次厓山陳烈婦屬其子李佳往事之臨别與訣曰勿以我故而懷二心遂趨廣赴水死聞者哀之

謝枋得女

謝枋得女嫁周氏早寡聞枋得與其母李氏死節遂出奩資作橋安仁縣北橋成投水死名孝烈橋

龔開

淮陰龔開聖予少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泹如坐則几席一子名俊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騣霧鬣豪骭蘭筋

備盡諸態一時將出人亂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 吳萊集海遺錄之序

元郝經鴈書

郝經伯常使宋羈於真州十六年嘗繫書鴈足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五十九字帛廣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州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明年果獲鴈於汴梁至元十一年十二月丙辰伯顏渡江送經還尋卒年五十三披佛經勸那跋彌王生太子迎良那伽黎太子求寶渡海舟沉走黎師跋陀國先時太子

在宮嘗愛一鴈父勒那王作書繫雁頸即高翔求覓游彼國上太子作書與父雁還勒那王解書知太子存和今告下發師跋王又漢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觀子什門在燕二十一年明侍安在徹馬兒罕二十一年

續後漢書

郝伯常續後漢書百三十卷序曰晋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事晋作三國志以書氏繼漢而不予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是体統不正大義不明吞吳併魏故称觜崙議皆失其正習鑿齒著漢晋春秋裴松之著三國異同用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体宋司馬溫公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

事至朱晦菴作通鑑綱目黜魏而章武之元繼漢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史猶用壽書 經嘗聞薦紳先生稱壽書亦當改作竊有志焉事不果中統元年召經持使宋告以登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議真不令進退抱節無為乃取稿發凡起漢終晉以終壽書作表紀傳錄序贊安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松之異同通鑑書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寔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於九十卷刪為一百三十卷號曰續後漢書舊昭烈之出尤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賊府明道術辨奸邪表風節核正偽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

道理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

兩至元

元世祖改號至元凡三十一年後順帝稱至元凡七年祖孫同號不知其故

許乞假

世祖時左丞呂師夔乞假五月省母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

俘倡

中統二年八月乙巳禁以俘掠婦女為倡

文移改漢字

年十六年六科而已江浙行省九紋二三十路數千里地三歲解額取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人二十八人士雖可進之路多僥首揆吏（揆史）然以此致位宰執後先相望豈一時氣運使然耶（金華府志）

顧清松江府志松江舊隸浙江自延祐設科至是通得十四人進士三榜貢十一而蒙古色目居其一元之用才於是可見進士完澤溥化（漢名沙偈禮）鄉貢拜普化（漢名沙彥傳再舉甲中榜）伯顏普化（漢名沙景）逯帖古噗爾（漢名沙學海）徽里帖木兒（漢名馬定國御史中丞馬祖常子）情野帖木兒（漢名沙彥約）會試舊二月朔日三日五日後改十二十三十五日

文宗至順元年仍舊制

戶籍

張鉉金陵志至元二十三年本路抄籍戶口在城錄事司戶南人戶軍站戶人匠戶無名色戶北人戶色目戶漢人戶儒戶江寧縣民戶醫戶淘金戶財賦佃戶儒戶弓手戶樂人戶無名色戶軍戶站戶哈剌赤戶鋪夫戶上元縣南人戶儒人戶醫戶弓手戶財賦佃戶貴戶哈剌赤戶民戶軍戶急遞鋪夫戶匠戶水馬站戶北人戶色目戶蒙古人戶畏吾兒戶回回人戶契丹人戶漢人戶丐戶句容縣有禿禿哈戶平章養老戶河西人戶運糧戶怯憐口戶溧陽州有打捕戶餘同前歲貢土物溧陽球子米二十二石

樂官

宜星圖史是何王也又高麗貢遺自遼東不應出關抑從日本來耶

黃滔

黃文獻在娠二十四月始生甫晬即自免乳見危素墓志

李珪

滑縣李珪嘗收張瑄與遺孫參議朓〻闕而義之薦為通事及朓〻竄死南海不遠萬里收殯廉訪使以聞旌表之

科舉

仁宗皇慶二年甲寅始定科第之制蒙古色目人為一榜曰右榜漢人南人為一榜曰左榜右榜兩場一問經義五則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設問用朱氏章句一策左榜三場首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占一經次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末場策一三年一舉

行省鄉試以八月二十一六日各照地方額數選合格者三百人每色七十五人禮部依前例會試以次年二月初一三五日取中選者百人每色二十五人以三月初七日廷試進士不滿百人闕士則皆赴試於浙江行省元統間名額斷增凡遇興註選大載內湖外華優北人而抑中國 閩書

元進士科惟仁宗皇慶四年延祐二年五年順帝至元二年十四

葛應雷

平江葛應雷善醫著醫學會同二十卷謂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举值金人强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泄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飢饉相仍民劳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医者務守護元氣而不識功〔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其通變也

歐陽祐祠

邵武縣西乾山一名大乾山有隋泉州守歐陽祐墓〔祠〕々有祠夢堂元革廬兵燹題祠壁曰隋大業十四年戊寅泉州守歐陽公官满歸至此夫婦俱溺〔水〕死時楚林士弘長樂竇建德觀李安定

陽劉武周梁〻師都李薛舉梁蕭銑各已僭號劉嫣而唐李淵以代王侑帝於長安是年二月江都有變宇文化及立秦王浩五月李淵篡王侑而自帝以隋為唐王世充以越王侗帝於東都公洛人也將安歸乎生盖不如死矣噫公之心誰其知之後六百七十七年春二月朔臨川吳澄過廟錄壁題

高麗王祖墓

長樂縣利克山有高麗王祖墓王名宜星其父元末仕宜刑判官生特星墜庭中因以為名父卒高麗王入貢見而器之遂從王婦王撫無子因以為嗣乃襲王爵按高麗王父在元末則王入貢當在明初明初入貢其王皆易名與中國本名異亦不知

金時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製自東都不守太常部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裹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東平嚴寔得其故樂部人元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　遂典樂向日月山奏擬乞增官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樂戶子孫猶世襲河汴間僅能譜其鍾鼓鐃鈸不復究其義矣

元宮兩名

華亭縣志元達魯花赤養安海牙漢名唐世賢哈迷里氏國子釋褐出身　青浦縣志載流寓火魯忽達漢名曹浮之西域康里人

七眞人

寧海州大崑崙山七真人丘處機馬鈺譚處端劉處一郝大通
孫不二師王重陽於此

河源　元史

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
流發葱嶺趨于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
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其[illegible]皆非本真元有天下
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至置驛傳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
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六十里寧河驛
驛西南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足攀緣高行一日至嶺
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辛卯札魯忽赤文移用國語勅改從漢字

左衽

元時衣左衽今舊家遺像嘗見之

帝師

元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巴又曰八馬背帳也其制詞稱名班彌怛拔思發其文始全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大元帝師蓋自有釋氏以來其尤顯尊重未有過者也王元美書佛祖統載後

黑玉酒缸

萬歲山廣寒殿設一黑玉酒缸玉有白章刻魚獸出沒波濤之

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拔都兒

十一

世祖南征驍勇一十萬户留籍漢沔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管領拔都兒民户總管府總管拔都兒言健兒秩視三品

摩訶葛剌神

元祠摩訶葛剌神漢言大黑神也元太祖世祖嘗事其神又歸大護列諸大祠西域聖師大弟子膽巴請立其廟南涿州其伐宋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大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避之及渡江人往往有見之者武當山神即世所傳玄武其知之矣 柳貫護國寺碑

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註其下

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群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

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入赤賓其流寖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可涉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

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最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八思西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剌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河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江源即

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西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隸吐蕃等處宣慰司〻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

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拶河合鵬拶河源自鵬拶山之西北水西正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五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亹河合湟水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亹河浩亹河自删丹州之南删丹山之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自萬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一日至蘭

州過北卜暱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

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北流過達〻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〻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illegible]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西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西河合治河汾[illegible]河東相武州之南執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遇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

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流過達々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吳澄

吳澄宋咸淳六年鄉貢

户券

太宗甲午正月滅金越十九年壬子北籍始定世祖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五年庚寅南籍始定各給户券

劉因書事詩

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楊奐謁祠堂

楊奐與姚公茂書云奐三十時入汴習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
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
觀寺之西南杜桐公讀書堂與一見知其為家廟也其廟制如
世之所謂吳殿也九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
為藏書龕既閱稽右古編文信手具為杜祁公之家廟也汴梁太
廟已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
也石壁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
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臘世祖二間內祔肅宗一位穆
宗二間內祔康宗一位太祖以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八室計十
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

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以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乞正卿至自保州會爲先朝太祝譚舊事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衆譚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在秋冬而不在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與曰以公止見帝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席枝竹也客曰遣在冬耳與又問公之行禮將偶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在堦下而東向爲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南向爲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審及禘祫呼此定論也患不素致耳

謝翶登西臺慟哭記

始故人丈丞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别公津水湄後明年公以公事過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所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予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别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别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祝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

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也
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拜泣不已有
雲從西南來渰浥浮鬱氣薄林下若相助而悲者乃以竹如意
擊石作楚歌拊之曰鬼朝來兮何極暮歸兮關水黑化為水烏
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唶復登東臺撫蒼石
還憩於榜中榜人始驚予哭云逢有遇舟之過也益移諸逆移
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記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流登
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予於丙獨歸
行三十里又越宿及至其後甲以書及別時來言是日風帆怒
駛遡久而濟濟疑有神陰以著茲遊之備予曰嗚呼阮步兵死

空山無哭聲異十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孫遜劉良傳其爲丈詞因以達意亦良可悲已予嘗亦倣太史公著李漢月表如蠶蛾之際令人不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着於此宜詞書故紀之以附李漢事後時先君登甚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字　其登甚臺之歲在乙丑云

桃核杯。

道士余蔚谷爲予道丘長春眞人事世祖皇帝聞長春鎮眞人方壹獲饒樞久之方奮上曰眞人何之對曰臣赴蟠桃宴上曰有徵乎曰有剖樹出桃核大如椀上神之玩不去手命左右持去眞人請剖而爲杯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置萬億庫永

為我家鎮國之寶　楊鍾羲

談遷曰宋景濂集載元内庫有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俱金塗之所謂庚子寔宋徽宗宣和二年頗疑祐陵所署宋濂奉勅作賦未辨此核非漢武時物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之圖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與今案前鉄史所紀必丘真人袖中物後人神之飾以王母賜漢斷無疑也　又筋核木可偽刻桃核

揭傒斯論修史

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

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

謁杜甫

太監紐璘疏以蜀文翁之石室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為甫請祀謚〻曰文貞見張伯雨跋太監詩

吳萊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暨與其風土產物甚悉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購觀究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敦煌祁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舊居其地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

種類師古曰塞釋種也塞釋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
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走大夏故烏孫有塞種大月氏種
休循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
在大夏時貢人往市身毒得邛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
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卒
爲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今浮屠胡也按
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
里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屢稱里
數至於百千欲以誇漢使爲遠寔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
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

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城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自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將白氎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閒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乃冒舊國之稱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可知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居罽賓隋唐之閒則曰漕或曰矩花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臨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鄰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末塞種獨稱中印度印

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
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惟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
文為制度悉已度[迮]奇言瑰行淫巧異技之人卒[不]自容于執法之
史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至土梏桎石以為行髡首裸身以為
歸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矜及
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豢之達賢君子反受其法又文以
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書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
不可若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宋
何承天[夫]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再同白
蘇祇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

京畿岳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執之曆副於大衍甚者周孔
與釋迦並攝亦毋慮千書華旁行而與帝編鐵攝(擿)之緒混爲一
錄也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詞特以其聲爲主聲之徐者
爲本疾者爲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金)所謂闋也漢書云
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太常第能識其鐘鼓(鼓)鏗鏘而已不
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詞乎詞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
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部爲文始武爲五行房中
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詞十有九章乃出于唐山夫人之

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詞後世人皆變名易服以不相沿襲其聲寔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等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詞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牾者多然考惠二帝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于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詞雖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詞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倚靡猶或從容閑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

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闕其能合於管絃去吳音淺近議謂宜
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調其一曲耳時
俗所知多西涼曼衍樂稱其詞之淪闕未必止存一曲豈其事
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
以造詞而後欲以其詞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詞無復古意至
于唐世又以古体為今体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
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為標題下則皆述別
事今反形容二禽之美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
之相和者者矣尚可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蓋詩之於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詞者也樂以其聲者也今則

欲數樂府而盡為古詩以為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於楚漢或有聲無詞其意轍高遠可喜而有詞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詞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竊今之言樂府者得毋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晳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擁楫而歌之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〻湛州焉乎秦胥〻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數

則趙其翻則楚楚趙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況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是孰非不亦難乎

宋無

吳人宋無字子虛所著清寒集古人命名古惟冉有今則宋無

夏顏

修文舍人夏顏字布賢震澤人博學多聞至正初寄死鎮江瑞北固山有友人觀其高卓大盛魁進賢呵殿來言云身今為修文舍人且言生平著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儲監據竊為濕蠹敗十不存一屬其人傳之其人敬諾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錄通書志等書刊行頗復致謝後舉以自代

朱嬃氏

楊鐵崖集古樂府詠濮州娘歸紅巾賊曰朱嬃氏

鄭瑚

秦人鄭瑚伯瑚身長七尺嗄目有紫稜開合閃ゝ如電能以力雄人降牛方鬬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數十人舁勿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ゝ見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兩書生過其下急牽上共飲兩生素畏其人力拒之瑚怒曰君從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瑚自據自筵指左右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

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猾往王靚處觀空一府隨之暨猾至衆騾並進猾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亡失已而烟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逮所馬首墮地血涔々猶王御騶曰撤壯士撤壯士命酌酒勞猾々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鎗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坐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猾環視四体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居山為道士後十年終未二十年天下大亂　鄭猾傳　宋濂撰

・玉山名勝集

崑山顧瑛園在界溪蜀郡虞集伯生書玉山草堂瑛春題瘦影

在憲梅得月凉陰滿席竹籠烟透昌鄭元祐記至正九年秋九月一日丘延陵吴元恭作玉山艸堂詩序詩匡廬于立彥成吴龍門山釋良琦元璞吴興郯韶九成河南陸仁良貴崐山郭翼羲仲清河張天英楠渠天台陳基敬功皋亭野人王蒙叔明句吴李瓚子槃華亭馮𤣥淵明會稽楊維禎廉夫汝陽袁華子英淮陽秦約文仲吴興華翥伯翔山陰王濡之德輔吴興沈明遠自誠遂昌鄭元祐明德善住良壽吴郡宗東庚東葵雲間陸居仁蜀郡袁凱華亭朱熙瑤空山人元本九山衛仁近邢臺張玉汝丘泉濮丹丘金銅四明黃玠伯成砂岡全思誠句吴周砥履道錫則東郭錢逵來作瑣窓寒詞

趙麟

生雅闇酒狂欲起走獅止之曰勿走也獅亦粗知書君何至桐視如洋噫今日非速君飲欲稍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荅富如是耶兩生曰有是哉遂摘七經數十義叩之獅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獅笑曰君等伏未兩生相顧愕眙不敢再有問獅索酒被髮跳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學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恥勝文墨抛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獅言大愧下樓足不能成步歸詢其所興將亦未審見其挾冊呻吟之泰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獅遣書數千言袖謁之閽卒不為通獅曰若不知閩中有鄭伯玥耶

達擎踏教令發聞于王王令錄人欲戰之阿威義曰公奈何不
禮壯士今天下雖歸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聞者駕海臨巨
市於鄢即不滿所欲出大刀所挂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扼
引兵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鄰國條為已甚西南諸蠻羅回稱
臣奉貢來黃壓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鄧
者一二舉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
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備頸吐舌久不能收王曰
爾自稱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矛曰能百萬軍中可制大
將矛曰能突圍消陣能保首領矛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
所須曰鐵鐘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予陰戒善騎者五

白雲海范陽盧熊公武篆額瑛春題

鄭元祐有記

來鶴軒　　瑛春題　　三山盧昭伯

虞有記

拜石壇達兼善篆額寒所兼善隸瑛春題

昨日與數客飲至醉今日病酒書以記軾時元祐四年二月四

日也軾頓首昨日快哉亭與數客飲至醉才歸辱簡不遂即答

為媿秦生雲來討尋体起居佳勝新詩甚清刹病酒不敢率易

趣韻年少實限否因書見過何如何如不一不一軾再拜忠玉

提刑執事瑛作拜石壇記畧曰　至元戊寅四月下澣訪足僧岩

叟於東城之菴々故宋周太尉宅斷垣之外蔬麦中有假山在

焉遂披榛豹棘搴衣而登其上羅列立諸峯已為好事者搬載而

去獨有一石似璧而失其左股上有老坡題識易之以粟峙而

立諸中庭明年奎章閣鑒書博士丹丘柯敬仲奇之爲拜題名

而去於是劖石爲壇字曰拜石後三月御史白野達兼善來觀

篆拜石二字於壇又隸寒所至乙未冬周履道秀才自梁鴻山

携贈老坡手帖讀之乃答忠玉提刑快哉亭歙　上有貫秋

壑印其詞與記不甚有欸錯雜録忠玉乃王規父好孫老坡在

維揚後湖渡江答其詩及君未渡江過我勤忠燭之句云々

右仲瑛亭館題詠集朱性父家藏録本弘治元年八月中秋日

玉山佳處馬九霄篆顏瑛春題翠題新得月玉氣幾為雲楊維楨陳基各有記詩人不贅

釣月軒京兆杜本伯原隸顏循瑛春題月華中夜滿雲影一絲懸

芝雲堂吳興趙孟頫子昂篆瑛春題雲蒸瑞氣芝三秀風動天香桂一枝

金粟影白野達兼善隸額瑛春題波澄月影秋痕冷露挹天香夜氣浮

書畫舫濮陽吳孟思篆額瑛春題書帖畫圖浮彩鷁筆床茶灶押輕鷗楊維楨有記

春暉樓沈明遠隸額瑛春題花下鞦韆[illegible]介眉壽[illegible]

秋華亭樵李鮮于伯機書顏瑛春題涼月掛蒼成夜色秋華滿

欄作天香

潛香亭子昂篆顏瑛春題暖香春淡淡夜色夜月潛潛

君子亭子昂篆顏瑛春題

雪巢逵藝雍隸顏瑛春題花雨空青迷鶴夢　窓虛白失鷗群維

楨有記

春草池周雪汭篆顏瑛春題

綠波亭沈明遠隸顏瑛春題遠夢生芳艸苦池青綠波

絳雪亭海棠

聽雪齋杜本隸顏瑛春題夜色飛花合春聲度竹深陳基有記

吳郎陽掐吉致

仲瑛子元臣事張士誠水軍副都萬戶賜封武略將軍飛騎尉

錢唐縣男從子元佐

侍妓丁香秀瓊英小瑞桃素雲小瓊華南枝秀小金縷

禁酤

元三月始禁酤見杭州進士鄭極仲姪詩

劉秉忠識墓

太保劉秉忠祖塋誌公　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西南先賢村嘉

靖間盜發內有石載盜李[illegible]名[illegible]捕之劉氏[illegible]

於[illegible]田地[illegible]能前知云

南唐國誠登進士元貞二年任東安知州清介自持無異於農士詔進征南元帥初來赴任不携妻孥只買二鶴爲友及去任乃曰壽春留犢吾何可携鶴以歸

山水犯驛

至正十一年六月雲州大風雨山水猝至時帝駐驛其地車馬人畜漂溺一空脫脫挽皇太子登山以免 宣府鎮志

必蘭識納里

元初必蘭識納里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外夷朝貢表箋文字無能識者口授如流略不停思更古所未有

倪瓚

倪雲林作十萬圖款署至正癸丑元亡於丙辰[丁未]逾癸丑三[六]年耳

雲林為吳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見倪朝宗說中